

—回望朱自清—

朱自清在江南的五年

—陈武著—



古吴轩出版社
中国·苏州

朱自清在江南的五年

——陈武著——

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自清在江南的五年 / 陈武著 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 , 2018.8
(回望朱自清)

ISBN 978-7-5546-1192-0

I . ①朱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朱自清 (1898—1948) —生平事迹
IV . ①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380 号

责任编辑：蒋丽华

见习编辑：顾熙

策 划：罗路晗

封面题签：葛丽萍

装帧设计：鸿儒文轩·书心瞬意

书 名：朱自清在江南的五年

丛书主编：陈武

著 者：陈武

出版发行：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：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：215006

[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](http://www.guwuxuancbs.com) E-mail：gwxuancbs@126.com

电话：0512-65233679 传真：0512-65220750

出版人：钱经纬

印 刷：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：6

版 次：2018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546-1192-0

定 价：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题记

朱自清在《我是扬州人》里说：“我家是从先祖才到江苏东海做小官。东海就是海州，现在是陇海路的终点。我就生在海州。四岁的时候先父又到邵伯镇做小官，将我们接到那里。海州的情形我全不记得了，只对海州话还有亲热感，因为父亲的扬州话里夹着不少海州口音。”

作为乡前辈，朱自清一直是我崇敬的人，同时我也一直关注他的作品。早在 1996 年，《朱自清全集》在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套，放在书橱最显眼又顺手的位置，随时可以取出来翻一翻，读一读，读他的文学作品、学术专著、语文随笔、古典诗词，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记得在读叶圣陶的文章《朱佩弦先生》时，说到朱自清的作品，有这样的评论：“他

早期的散文如《匆匆》《荷塘月色》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都有点儿做作，太过于注重修辞，见不得怎么自然。到了写《欧游杂记》《伦敦杂记》的时候就不然了，全写口语，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方式，虽然有时候还带一点文言成分，但是念起来上口，有现代口语的韵味，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，不是不尴不尬的‘白话文’。”读了这段话，我还特地把叶圣陶提到的《匆匆》等三篇文章重读一遍，再对照着读《欧游杂记》《伦敦杂记》，认真领会了叶老的评论，真是受益匪浅。当我写作累了的时候，或要偷懒、懈怠的时候，《朱自清全集》也仿佛会开口说话一样，用严肃的语言督促我，教我偷懒不得。真正想对朱自清做点研究，是在 2001 年，当时我在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做编辑，对于副刊知识也了解了一些，知道许多文学大师当年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各种文学副刊上的。于是便想下点功夫，搞了几个专栏，有特色的是《苍梧片影》等，也有整版的关于连云港名人或地方文化的专刊。在编发这些稿件的时候，总是想着要写一篇关于朱自清的文章，恰好文友刘成文先生也有这个意向，我们便合作了一篇，文章的题目已经忘了，当时发了一个整版，还配了几幅图片。文章发表后，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和好评，想再接再厉，多写几篇，为此还专门到海州老城，去寻访朱家当年在海州的居住地，

寻找旧海州衙门的遗址，查相关的志书，试图从中寻找出朱自清祖父在海州做官时的蛛丝马迹。这还不算，还到处搜集关于朱自清的研究成果和相关书籍，就连扬州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文史资料，涉及朱自清的部分，也都努力搜求。虽然后来没有继续研究，文章也没写几篇，但通过这样的工作，对朱自清又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崇敬之情也加深了一层。

真正坐下来专心研究朱自清，还是在 2013 年下半年。我的所谓“研究”，实际上就是更多的阅读，包括朱自清的原著，早年的自编文集和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作品集，各种纪念集和他逝世后师友、学生写的种种纪念文章，同时也着手写点心得体会。由于我是半路出家，也摸不到研究的门径，所写的文章都是随笔性质的。把相关的几篇“串”在一起，便是这本小书的源起。

陈 武

2018 年 3 月 2 日

目录

初到一师	1
任职扬州市立八中及其“风波”	10
和叶圣陶订交于中国公学	20
一师的诗情画意	31
台州一年	45
由《毁灭》而开展的“人生”问题 的讨论	59
温州的踪迹	73
秦淮桨声寻灯影	84
一篇《“义战”》引发的感怀	93
朋友白采	107
春晖映照白马湖	117

初到一师

1920年5月，朱自清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

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。此话在朱自清身上再一次得到验证。朱自清从北京大学毕业不久，就到浙江一师任教了。

朱自清能到浙江一师任教，还要从浙江一师的学潮说起。1920年年初，一师的学生施存统在《浙江新潮》上发表《非孝》一文，对孔孟之道发起攻击，触怒了当局，浙江省教育机构、省议会指责校方和教师支持学生运动，要解聘作为“四大金刚”的四名国文教员刘大白、夏丏尊、陈望道、李次九，并且还要罢免校长经亨颐。此事让一师学生特别愤怒，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四位老师，掀起了轰动全国的学生运动，甚至还轰走了准备继

任的校长。当局动用武力，派警察包围并企图解散学校。经过学生的激烈斗争，当局的计划未能得逞。但校长和“四大金刚”却因此而相继去职。后在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的调停下，风潮得以平息。就这样，朱自清在蒋梦麟的推荐下，和俞平伯一起去了一师，和刘延陵、王祺一起又并称“后四大金刚”。

这次任教，对于朱自清来说，是他人生中的重要一步，不仅是高起点的工作，还结识了一批趣味相投、学问精深且性格同样温和、厚道、笃实的终生好友。

刚踏上教师岗位，讲课自然是主要的工作，或许是由于天性使然，也或许是由于过于认真谨慎，朱自清无论是备课还是讲课都一丝不苟，以至于到了刻板的程度。他的学生魏金枝先生在《杭州一师时代的朱自清先生》里回忆说：“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躯，方方正正的脸，配上一件青布大褂，一个平顶头，完全一个乡下土佬。说话呢，打着扬州官话，听来不甚好懂，但从上讲台起，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。好像他在未上课之前，早已将一大堆话，背诵过多少次。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，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。”这段话很形象，也很生动，把朱自清的身材、长相、穿着以及讲课的神态，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，同时也从一个侧面

说明他对所教课程的重视，虽然略有结巴，却不愿荒废掉一点时间，“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，那些预备好了的话，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。于是他就更加着急，每每弄得满头大汗”。当时的一师学生，高年级的同学“大的竟有二十七八岁……普通的都是二十里外，这对一个大学新毕业二十二三岁的先生，在外表上确乎是一个威胁，所以一到学生发问，他就不免慌张起来，一面红脸，一面结结巴巴地作答，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，才得平舒下来。就为了这缘故，倒弄得同学们再也不敢发问；真的要问，也只好跑到他的房间里去问了”。跑到房间里又怎么样呢？魏金枝继续写道：“他也还是那样局促不安的神情，全是一副乡下小户人家待客那样巴结的局面，让座，倒茶，勤勤恳恳地招待，规规矩矩的谈话，全无那时一师脱落形迹的风气。”这段话，并不是对朱自清的奚落或贬低，相反地，却是极高的评价。那个紧接着“五四”的时代，有不少的大学毕业生，一踏上社会便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，炫耀、浮夸之风在一部分学校中大有人在，就连一师的风气也是“脱落形迹”的。魏金枝也不无感叹地说：“那时，一切泡沫，都可以冒充浪潮。”而朱自清近乎苛刻的严谨，为人师表的作风，却像另类的阳春白雪。朱自清有学历、有学问，也是一位在全国

渐有名气的新诗人，他在学生面前不恃才傲物，不目空一切，不盲目自大，而是像“小户人家待客那样”面对学生，还给学生让座、倒茶，这是一种谦逊的君子风度。那么年轻就能做到这样，真是殊为不易啊，对学生的成长，势必也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
曹聚仁在《哭朱自清先生》里是这样描写的：“朱先生踏进了教室，他并不知道我们在这里玩了一年多道尔敦制，国文课便是社会问题讨论课；他刚出大学的门，一本正经上课；他口微吃，讲得很快，很吃力，一头大汗，而我们的反应，非常‘淡漠’。在我们徘徊于大而无当的社会问题讨论与一本正经的文艺之间，十字街头，无所适从。”又说：“我们谈到朱先生，不禁想起他那双胖胖的温润的手，手背上十个小窝。他是敦厚笃实的人，什么纸糊帽子都不大合他的头寸，用我常用的考语来说，他是开明型的思想家。”

郑振铎在《哭佩弦》一文中，也进一步证实了他的这一做人和讲课的风格。他写道，朱自清“从不肯马马虎虎地教过去。每上一堂课，在他是一件大事。尽管教得很熟的教材，但他在上课之前，还须仔细地预备着。一边走上课堂，一边还是十分的紧张”。接着又说：“这样负责的教员，恐怕是不多见的。”为什么“紧张”？

就是一种负责的精神，一种忧患的意识——生怕讲不好，势必会更多地用功，更努力地讲好。

和俞平伯的结识，无疑是朱自清来一师任教的重要收获。俞平伯1918年就开始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新诗了，此后在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等报刊上常有新诗、散文发表，甚至还在《新潮》上发表了两篇白话小说。俞平伯的成就，对于朱自清来说，相当于“同学老前辈”了，所以刚成为同事，朱自清便将自己手订的新诗集《不可集》拿给俞平伯看，算是请教吧。这是一本“手抄本”，是朱自清自己的创作集，大约不少诗还略显稚嫩吧。俞平伯后来说：“在杭州时，我开始做新诗，朱先生也正开始做，他认为我的资格比他老，拿他做的新诗给我看，他把他的诗名为‘不可集’，用《论语》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’的意思，近似适之先生《尝试集》的含意。这个集名还是没有用，但我们的关系却一天一天的深了。”俞平伯也是谦逊的，他把自己放在和朱自清平等的位置上，实际上，俞平伯虽然比朱自清小两岁，毕业却比朱自清早一年，发表作品的时间也确实比朱自清更早，而且一出手就是在颇受瞩目的《新青年》杂志，加上他的家学背景和的处事作风，朱自清自然会从心底里钦佩俞平伯了。从此，两位青年正式订交，经常一起讨论新诗

的创作和发展，二人的作品也层出不穷，轮番发表。我注意查阅了那一时间朱自清和俞平伯的诗文创作，从1920年9月开始，至1921年6月，朱自清共创作新诗《不足之感》《纪游》《送韩伯画往俄国》《北河沿底雪》《自白》《依恋》《冷淡》《心悸》《旅途》《人间》《湖上》《转眼》共十二首，俞平伯创作了《送辑斋》《潮歌》《题在绍兴柯岩照的相片》《乐观》《在路上的恐怖》《无名的哀思》《屡梦孟真醒来长叹作此寄之》《腊梅和山茶》《太湖放歌》《哭声》《黄鹄》《莺儿吹醒的》《北京的又一个早春》《风尘》《不知足的我们》《俳谐愤言》《春里人的寂寥》《破晓》共十八首。二人的创作成果都很丰硕。他们虽然之前都创作了不少新诗，但自从相交于浙江一师后，在相互探讨和鼓励之下，创作都呈现了“井喷”的态势。

新诗那时候还是时髦东西，从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开始，也不过三四年的光景，新诗还不太成熟，许多诗人都在探讨学习中，朱自清能够和好友共同研习新诗，共同进步，实在是遇上了好时机。此外，二人还有多篇散文、评论和其他杂稿。俞平伯开始了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。朱自清更是写出了小说《新的故事》和《别》。

《别》在朱自清不多的小说作品中，是较成熟的一篇。这篇小说写毕于1921年5月5日，发表在7月10

日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二卷第七号上。小说描写了一个青年教师和他的妻子因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分手的故事。小说故事质朴，笔调委婉、细腻。不久后，这篇作品就被收入“文学研究会丛书”第五种《小说汇刊》（商务印书馆1922年5月版），有了更多的读者。结合朱自清当时的家庭生活，小说有可能源自他自己的心路历程。朱自清刚来一师时，是偕妻子和长子朱迈先一同前来的，在写这篇小说时，妻子正待产（长女采芷生于5月8日）。而他教书所赚的薪水，除了留下小部分自己花销外，大部分都寄给了扬州的老家，负担很重。这篇小说也算是“有感而发”吧。小说发表后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，茅盾说：“就我看来，《别》是一篇极好的小说，但一般人或许要说他‘平淡’。”（《评〈小说汇刊〉》，1922年7月11日《文学旬刊》）陈炜谟也说：“他这篇《别》如他的诗一样，初看起来似乎平淡，但仔细咀嚼，就像吃橄榄一样，觉得有味了。”（陈炜谟《读〈小说汇刊〉》，1922年12月10日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三卷第十二号）一直以来，朱自清别的作品被多次研究，却鲜有人研究他的小说，这多半因为是朱自清早年以诗和散文见长，特别是散文，后来以学术名世，小说创作不再继续了，就是一些文学选本也不再关注他的小说，甚至一些年轻的读者，都不

知道朱自清还写过小说。好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在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——大师经典”书系里有一本《朱自清精品选》(2014年6月出版),收了两篇小说,一篇是《笑的历史》,另一篇就是《别》,弥补了这一缺陷。

刚刚工作的朱自清,虽然家累较重,还要教书、创作,但毕竟是年轻人,参加学生的聚会,和学生一同出游,和好友谈诗论文、荡舟西湖,等等,必是少不了的。“明圣湖边两少年”“随时结伴小游仙”,就是说他和俞平伯的。绍兴旅杭同乡会他也参加了几次,虽然他出生海州,长在扬州,但籍贯上一直填着浙江绍兴,绍兴同乡会的活动他自然十分热心,他为同乡会主办的小型报纸《越声》撰写了发刊词。杭州的名胜景点也常常出现朱自清的身影,西湖自不必说,他的那首《湖上》新诗,就是他在游西湖时,看到游船上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给人们带来的喜悦。天竺山、灵隐寺、韬光、玉泉、北高峰等他都去玩过。他的新诗《纪游》,写的就是和学生张维祺游天竺等地的事。杭州好玩的地方太多了,仅一个天竺,就可好好地待上半天,“韬光可观海,天竺则观山”。山湖丽景是杭州最美的景色,徜徉在天竺山麓,会被四周诱人的山峦秀色所迷惑。从灵隐合涧桥旁循路而行,山色扑面而来,盆景一样移步换景,崖陡谷深,曲

涧幽静，间或有溪水淙淙，山岚云影如彩带般飘忽而过，时而如立轴画屏，时而又如泼墨写意，极富山林情趣。朱自清和朋友们流连于此，自然会激发灵感，诗兴大发了。如果有朋友来访，他更是悉心接待。川岛从北京来杭，“住在钱塘江边南星的一个类似过塘行的小客栈里”。朱自清劝他搬到了西湖边的一家条件较好的旅馆里。照料、指导，还陪他一起逛西湖，为他解决问题，“上天下地的谈”，真无微不至。（《不应当死的又死了一个——悼佩弦》）

初踏上社会的朱自清，就来到新文化气氛甚浓的浙江一师，这既是他一生服务于教育界的开始，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出发地，同时他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大约是在这年夏，二弟朱物华从扬州八中毕业，同时被南京高等师范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。朱鸿钧希望朱物华能读师范，将来可以像朱自清一样教书。但朱物华喜爱工科，想读上海交通大学。朱自清得知二弟的志向后，支持二弟的选择，还省吃俭用从自己不多的薪水中拿出钱来资助二弟的学业。朱自清此举，成就了朱物华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。他在获得清华“庚款留美”资格后，入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，获得博士学位，最终成为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和中国水声学奠基人之一。

任职扬州市立八中及其“风波”

朱自清在杭州一师教了一学年书，于第二年暑假（1921年）回扬州度夏时，因家庭因素，受聘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，担任教务主任。

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是朱自清的母校，前身叫扬州两淮中学，习惯上称“扬州八中”。

朱自清是1912年从扬州安徽旅扬公学高小毕业考入八中的，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“安徽旅扬公学”这所小学，在《我是扬州人》一文中还特地说到他的小学老师：“我的英文得力于高等小学里的一位黄先生，他已经过世了。还有陈春台先生，他现在是北平著名的数学教师。两位先生讲解英文真清楚，启发了我学习的兴趣。”朱自清这里用“清楚”二字，而且是“真清楚”，